

近代名臣奏議卷之百八十四

去耶

宋孝宗時君臣諫言其論韓侂胄以預聞

奴濫持以節制廢聖廟藉其官庭初建學館震大廟之山燕祭語

喉微聞神御之所慈愛不願罪臣萬死托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

權臺諫皆傳作意不用不山公議親黨如婢躑躅官不問諫

器備濫動造或法為其兵端一廢南北坐靈社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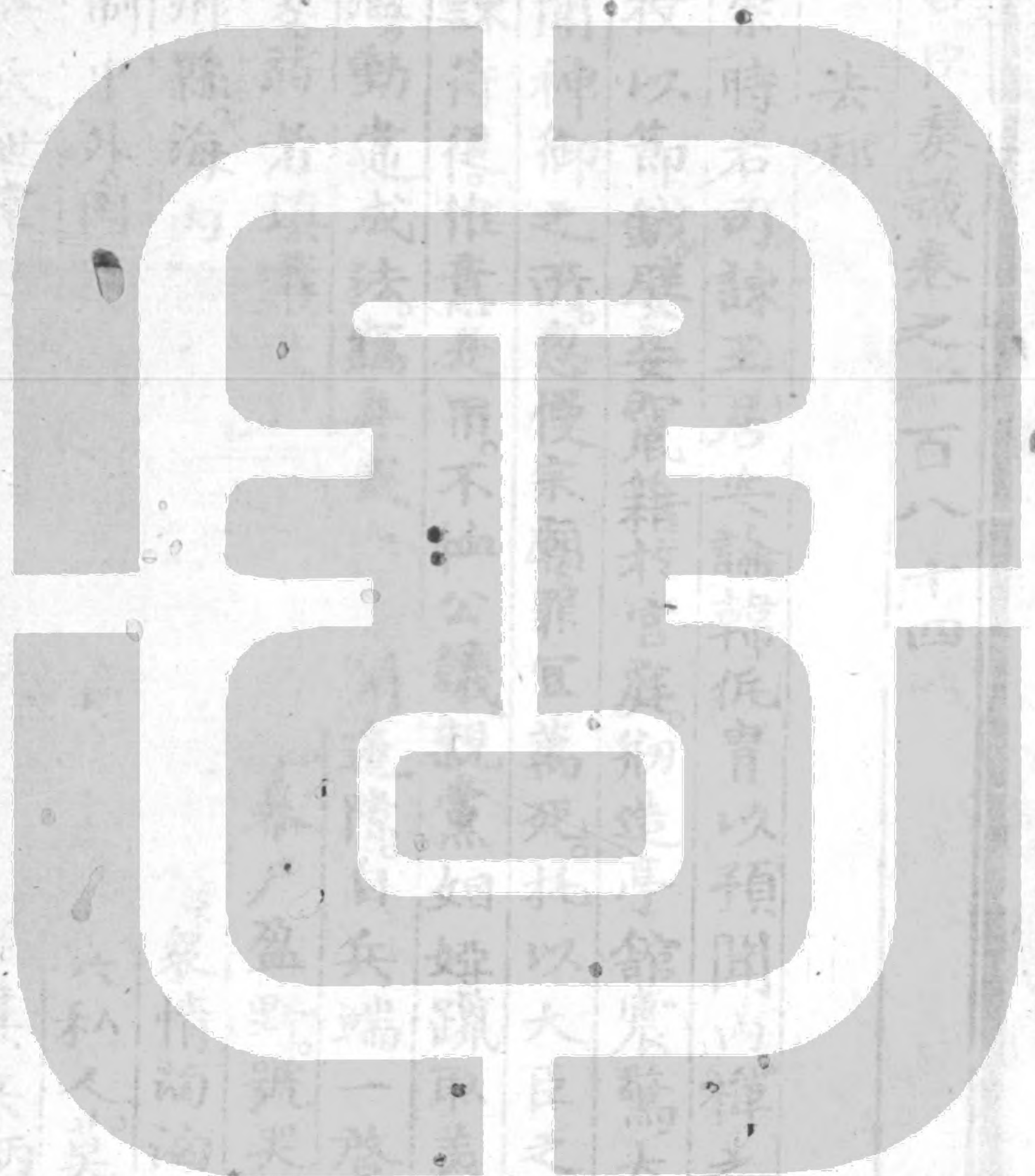
死鋒不請者以議事人盈野號哭震天軍須百管

科擾州縣海內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佐

宵箱制外國私人吳肯為陛下言者

西蜀吳氏世其兵柄政界定特其象

至善從中與吳曠全蜀兵權曠之政違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四

去邪

宋孝宗時。右司諫王居安論韓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庭。躬造亭館。震驚大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托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如婦。躡取美官。不問流俗。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死者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須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復陛下聞之。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低由與吳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

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五。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與論哉。名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當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如郭倪。郭僕。竄竄。天下快之。

監察御史杜範奏曰。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乖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

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以次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鏖。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論文浩曰。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誑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文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姦。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姦賊狼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于潛藩。龍飛在天。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耻。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

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
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故態。為固寵之身謀。此
懷姦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
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
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
懼吳璘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虜與西夏協力攻璘。遂從中
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且
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
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
淺。德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驟
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閥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至有嫡子嫡
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

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莽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
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莽文逢吉之為人。此
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為
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
己出。自為右揆。益肆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己。會其腹心內潰。
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姦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
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
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
免解。嘆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己。遂
令黨人林安宅通捕。雖近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列
行。安宅。儉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
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

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曰付以江
淮重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
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浚沮浚
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辭以即官。又曰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
加詆毀。指為許靖房瑄。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
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交稱聖旨以誑之。浩嘗言辭免參政劉
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語以報之。浩之欺君。大
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
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姦。浩挾欽若之姦。以罔眾。朝廷無知節之直
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
教養之久。益與免解。浩乃收為己恩。務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
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綱人。言太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

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
學補試。士子填塞。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歎。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
所嘲。既而謔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
善則稱己。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誣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
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懷共鯨之凶。陛下當任賢。彼能圖曰大
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
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十朋又論史浩劄子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
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
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人元八凱而相之。取四凶
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之外也。臣昨
日面對論列尚書右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罷之。

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于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不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趨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一。致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姦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誤國。名在宗。以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銜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誣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訛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臣藩大職。而實姦耶。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况紹興密通王都。最為大府。浩昔嘗為屬吏。姦賊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擿職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

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十朋又論史正志劄子曰。臣聞姦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姦計而苟免。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為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莫脫典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祖宗時為臺諫者。排擊姦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姦邪。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及初登科。遂欲求為秦熈之壻。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熈乳媪。使之譽己。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投義問。遂

蘇冕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唾。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己。遂遣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常談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己與浚答問難雜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乃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為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嘲。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諷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瑄。聞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姦。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讒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姦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苟不論而擊之。寧不自愧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名正志讒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

之政。復見於今日矣。天下幸甚。

十朋又論史正志。劄子曰。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讒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姦也。欲乞審勘正其罪而竄逐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一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躐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譽叔文為伊周管葛。憲宗監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逐。號八司馬。元和之治。比迹貝觀。准西功業。冠出李唐。蓋憲宗必於用罰。鏡於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姦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闈。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浩不

去則正志必殫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推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二將奏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為當。讒慝之人亦宜溥正其罪。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慰天下之公議乎。郎曹運判至公廢也。而臣喋喋言之者。非以其玷列宿汙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是非寔繫焉。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先宗時。監察御史虞傳輪對劄子曰。臣至愚極陋。蒙陛下特達之知。擢自周行。寔之臺察。常懼失職。以速罪戾。伏觀本臺彈奏格應諸路監司守倅。不按舉部中貪污不法之吏者。覺察。臣昨嘗接奏為知縣

而貪暴不法者三人。區區之意。蓋將欲以警厲其餘。蒙陛下即賜罷黜矣。訪聞似此等輩寔繁有徒。臣以為蟻虱小臣。不足以煩汗白簡。縷瀆天聽。竊惟國家置監司守倅。委之以刺舉之權。果為何事哉。公也。坐視貪暴之吏。布列州縣。恬然不顧。其偶為臺臣所按者。百無一二。其僥倖漏網者。固已多矣。其為不舉職。不奉法。豈不負明天子委任之意哉。此無他不蔽於外戚。則專於權要。不懷其納賂。則喜其辨事。曾不思斯民受苦。何所赴愬。天聽益高。有怨而已。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敕諸路監司守倅。今後州縣貪暴之吏。毒賊狼藉。眾跡顯露。有經臺臣按奏者。並以不覺察之罪。隨輕重罪之。庶乎其能以公滅私。奉法舉職。俾貪暴之吏。知所忌憚。不致重貽斯民之害。天下幸甚。

寧宗即位初。吏部侍郎彭龜年上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曰。臣聞

侍從為論思獻納之臣。於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脩為翰林學士。論狄青不當在樞密府。包拯不當為三司使。而不為侵越。彭汝孺為吏部侍郎。論曾肇不當黜降。韓維為知制誥。論范鎮不當補郡。而不為朋比。蓋知無不言。事無不可論。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苟合。沉默自全。不足為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實之法從之列。二數月間。恩寵狎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只貪榮遇。則箝口結舌。策為上策。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顏觸諱。必蹈危機。然營已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財幸。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策為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官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隳矣。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隳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

伏見知閣門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官視之。亦專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慷慨喜事。陛下入踐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藉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於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只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操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於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姦人鼓

舞良民怨嗟。如璫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冑近日所為。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璫。不能為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為侍從。職侍講讀。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况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於此定陛下取舍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則乞黜侂冑以解天下之疑。黜臣以當其怨。若以臣言為非。則臣與侂冑不能兩立。退當屏處。以俟威命。

按日記其日因論韓侂冑姦狀甚悉。上諭云。只為是朕親戚。用

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遂進劄子。時上亦無怒容。讀劄子訖。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移山。了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悉。奏事訖。復奏云。臣既論侂冑。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間。上賜之坐。又款曲問及飢民虜使。從容久之。乃賜茶而退。到家申三省。及以劄子白廟堂。次日聞早上宰執。開陳之略。上云。韓侂冑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誠是難處。集賢進兩留之說。欲以韓侂冑奉內祠。彭龜年依舊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宣引一番。面諭曲折。上云。此人質真。素

是隨龍舊僚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存。有事肯來說。只如此區處甚好。

嘉定元年四月。太學博士真德秀奏曰。臣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頡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未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知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謹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

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賈士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休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脩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脩自好為不情。以頑鈍

古耻為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大。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八年。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狀曰。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殫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虐。雨澤未決。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見任守臣趙師端

除丞太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柬良牧。以幸一方。比觀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之跡。若子與婿。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夫身在王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之人。其何賴乎。況今旱苗之餘。正以講求荒政為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飢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瑛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旨。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

德秀又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狀曰。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

時子懋任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訟獄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早蓄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倖貳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嘗不堪任。伏望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

德秀又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王長民竊降。狀曰。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威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然臣博采衆言。皆謂難食之日尚長。遂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鑄板勸民種殖。且控請于朝。乞撥降錢楮貸民羅種。復應報可之命。尚遲。亟以本司樁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郡。委

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寧。非不勤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懇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户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樁管錢物。非准旨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

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喊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矣。嗻嗻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死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

德秀又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統送部與獄。祠狀曰。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撻贊其長治。一同之政。若乃狼傲而陵上。昏耗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庶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頴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不

縣去歲蓄傷為一郡最。振飢檢旱。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遷怒品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持梓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徧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曆。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着。仁任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狼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統。年迫桑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頗乏薰馨。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對撥米斛。群情嗚嗚。日望船粟之至。而統乃以黠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弊。盜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皆為可惜。統為監臨官。

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統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聖慈。將仁任罷黜。統送部與嶽廟俾九為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甚。德秀又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狀曰。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踣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疑宜及體。仁人之於拯畜。雖長尾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越於之在越。振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上收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剛愎。愜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

仁。而外官吏之不仁也。問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振濟之米。指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謾之術。曩守雲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幸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陰求人過。一詞冒罪。牽連入獄。有辜犯甚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剝削。一孔不遺。有遺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

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憔悴尤甚。振卹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臣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哀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說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米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為振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筆回申。而氣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撫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入

戶已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振濟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振濟米內重疊銷豁。兩獄罪囚土牢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太官兵月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振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倉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曆。鈎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書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在溝壑。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挾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朝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

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撙節之方。何至終飢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振濟為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驅。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勒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虐。止得俛首聽從。據忠恕所申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趨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揀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

待其餓莩纍纍。死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今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揀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道大幸。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民。去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紬絹。

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私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即申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一斗了納。如納糶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私米每石八百文。是糶米每石一貫文。更有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只合通計錢二貫五百文。是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是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是其多收折麥錢。大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沽賣。以攬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負動遭責罰。公吏例

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年而不行。近又初例。坐倉回糶。孤遺米。并以酸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名掙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曰科配。販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閭稅。賦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尋采衆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怨身在近藩。敢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怨僥幸善罷。或反叨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也。

德秀又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曰。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停。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鯨寡得所。然後無負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縣。有顯志妄為貪虐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毒。踉蹌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同。則為失職。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懇知寧國府張忠恕。妄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又汪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趙通夫舍。屢干施良。以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榜。召人實封告訐。於是捏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

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從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暑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辜。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婿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娶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仇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賊。辜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居析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換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贅。已被赦息。忠恕志在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思一切不顧。且自右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追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貨利。民間訟懇。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

取之。何暇更考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久
臯當罰錢。某人臯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
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百。為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資。
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
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為甚。
群情洶洶。然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
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
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實受
府檄。估賣其財。是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雞鵝等畜。則
烹之以饗從人。繡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廳吏汪澄。供稱有未
上帳之物。係象求服去者拾餘件。如襦襦。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
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拾件。如繡段衣物。器之屬是也。

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
被籍之家。冤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窟
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
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廷。象求以貴人官。人品猥
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僥倖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
姦。伏望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
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

德秀又奏。元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狀曰。臣伏覩進奏院
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導。自晉
宋以來。號為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
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
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

年間。延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亨而封殖其私。或用度子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巨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二。乃得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之譽。萬聞織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復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斷一端。至於開告訖之門。與羅織之獄。無罪而籍

資產。非辜而罰賦錢。善良之家。沿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定來。所謂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公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音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聖朝杖拭之恩。而貪暴之狀。更甚於疇昔。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規百姓。實亦上負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坐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別選賢教。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民。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

寧宗時。王十朋論林安宅劄子曰。臣聞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名曰

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為妾。則以濫聞及倖漳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賊聞。及作廣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諂事鄉人朱倬。倬令何溥薦之。而得漕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羽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託安宅和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奴顏婢膝之態。士夫傳以為笑。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專朕不私之。已罷其職。夫臣言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

稱不私者。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成福。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清。議所不容。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官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姦。陛下即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莫僥倖復留之計。動用姦謀。以要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逮前政遠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早懼。朝聞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敢爾耶。臣欲乞辭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恥者之戒。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自安宅奉史浩意旨。毀省試策題。及程文之板。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

用姦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姦即蒙陛下罷而去之。臣已不爲
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奧援。不顧公議。故
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十朋再論林安宅劄子曰。臣誤蒙親擇。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
安府林安宅姦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弓祠而去。
臣仰窺聖意。既俯聽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全安宅。使不繇
殫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復乞朝辭。冀姦計得施。欲求
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即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
不勝皇懼之至。切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
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畏。尚何面目居
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為臺官。即詐為風疾。以求致仕。
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上要君。尤足以見其姦詐。今宜即去而復乞

朝辭。才有班次。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姦計復行也。臣切見近日執
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放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眷異禮耶。欲乞
陛下深察安宅姦邪交結之罪。亟賜竄逐。以慰公議。
衛涇奏乞籍沒陳自強家財狀曰。臣恭惟本朝以仁厚為家法。以體
貌待大臣。三代而下。所莫能及。然其至於朋附以罔上。賈黷以為姦。則
竄死隨之。曾不容貸。豈固為是少息哉。所以振紀綱。厲風俗。不得不
然耳。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賈誼亦曰。上設
廉耻禮義。以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夫為士
大夫。而至於以寵賂參敗國事。至不以人類自處。則亦何所不至哉。
臣謹按韶州安置陳自強。起自書生。晚叨一第。方為士之時。固已不
善慶約。巧貸亡節。素乏鄉曲之譽。蘇州縣得改秩。年踰六旬。自知遲
暮。志在苟得。當姦臣弄權之始。賡緣假館之舊。躐登朝列。致身宰輔。

專事諛佞。持祿固寵。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武臣之平章軍國。祖宗無此故事。自強寧不知之。乃率同列。諷臺諫。上章飾說。力請陛下。畀佐冑。以呂公著文彥博之任。自強位處其次。庇身得所。佐冑既專。國柄自強。肆為姦利。舉朝側目。莫敢誰何。傳聞四方。無不鄙誦。都城頻年火災。變異不小。一夕延燬私第。頃刻而盡。天意可見。自強曾不引避。反以被火乞憐於人。覬遺接迹。所獲不貲。人謂回祿祝融之相也。陛下念薦舉之不吝。寒峻陸沈。累降御劄。戒勅中外。法行自近。宜以身率。乃首犯訓旨。遍移私書。多取空頭舉劄。旋議價直。隨其人。之貧富。與其勢之緩急。有增至三千緡。而后售者。有先受賄賂。而后為之發書者。自強三子。俱非令器。士願士履。貪穢尤甚。交通關節。專事狎遊。人謂將帥蘇師旦。賈其大者。而近下軍職及陞差之類。自強偕二子。交互為市。為而職事官。外而監司郡守。亦以賄得。有求學官。

者。獻泥金酒器十具。不厭所欲。則卻之。以為高實。怒其薄也。使自強素有廉稱。此物奚宜至哉。有自瓊管以七千緡。而得廣漕者。有自倅貳以六千緡。而連得兩郡者。有以珠翠飾婢妾。而遺其子者。有以五千緡。而得潮陽者。其它殆難以遍舉。繇是金帛充盈。每盈百萬。則諭天府。運以海舶。不知其幾。有幹僕陳宗顯者。本封樁庫吏。自強倚為心腹。嘗受福州水軍統領。徇私廢法。大抵類此。近者太皇太后。臣子摧慕。自強領使總護。初無勞錫。賚不薄。二子列屬。復叨釀賞。自強宜知止矣。自二子外。其餘辟置。非錢不行。皆有定價。下至舉夫力士。亦必刻削其募。直犒賜之半。此而可忍。夫復何言。逮其因山之回。自知階官已至。特進意。在欲得亞保。詞臣有言。兼有謝深甫。當此。自是始不敢受。尋常辭免制綽。或令回授。或與加恩。謂之貼麻。自強既缺。初望公形怨忿。必欲盡辭。峻拒廷揚之命。不恭孰甚焉。自強本無能為。

敢行不義。徒以憑藉權臣自謂若倚太山。蓋侂胄樂其順從。非自強
難以專擅。自強徇于貨利。非侂胄不能優容。是以蒂結株連。率不可
拔。兵大事也。侂胄欲圖兵柄。以久權任。始猶遲疑未決。自強不能禁
止。及從更成之。諸將敗。糧械喪亡。當荆襄兩淮危急之時。人情怵
懼。幾至不測。朝士從臣有叩自強者。但俛首唯唯。或云太師自有措
置。人知其無益。亦不復問。蓋自強第知徇私黷貨。不以國事為念。夫
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自強之謂矣。幸而虜以糧
乏自遁。自強喜動容色。對侂胄言某自覺心安。知其無慮。夫三邊兵
民死於鋒鏑。殆踰百萬。自強所當怛然興念。曾是以為安乎。自強自
知通國之人皆所弗予。乃與侂胄密謀引用林行可。躡長諫省。倚為
爪牙。今縱其搏噬善類。使人無敢議已者。其意殆不可量。二人者為
惡不同。同於誤國。原情定罪。厥罰宜均。臣歷觀本朝宰輔。或以庸常

尸位。或以姦邪被斥。或以朋比獲罪。雖不一端。曾未有貪婪汚濁嗜
利無厭。寡廉鮮耻。如自強之甚者。則又烏可以常理論哉。矧舊比有
可改者。昔丁謂為相。坐與雷允恭交通。罪狀顯露。初止分司。再貶崖
州司戶。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雖小人。猶有
才術。自強視謂無能為役。而罪浮于謂。止從竄斥。人謂佚罰。况侂胄
家財既盡。行拘籍。而自強不損其錙銖。反令相載而歸。何以厭服天
下。臣愚欲望睿斷。將自強家財。照丁謂例籍沒。二子姑從鑄降。勒令
隨侍。自強前赴貶。所以為鄙夫患失。貪人敗類。附下同上。誤國蠹民
者之戒。庶幾少快公論。俯慰人心。於維新之政。不為小補。
臣又論太師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右丞相兼樞密使。陳自強乞賜貶
責。疏曰。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民用

借或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則頗。僭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民亦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於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患於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附。久事禁密。見其平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覲有裨補。侂胄所宜銜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分。而習氣膏粱。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議已者。乃首借臺諫。以鈐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為密啓。實出已私。而姦險之徒。亦多樂為之鷹犬。夫臺諫之官。使誠出於天下之公選。人主之親

擢。論議章奏。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不陰授風指。而每告陛下。槩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已。必加擯斥。以人臣而專權擅朝。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為固位之策。不量事實。徒徇虛名。外則締交軍帥。分布邊面。以張其聲勢。內則位置群小。於給舍臺諫。以主其言論。招納亡命。撰造間諜。輕絕和好。遽啓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胄交通。蹤跡詭秘。人已切議。當孝宗在宥之日。以吳玠世享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亡恙時。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其心。及挺之死。至易以它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薦為殿巖。又納賂。以便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虜以叛。人尤不能無疑於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至皇甫斌之敗於唐州。李汝翼之敗於符

離商桀之敗於東海。郭僕之敗於儀真。郭伉之奉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頓。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抑又有由也。蘇師旦起於筆吏之賤。佗胄以奔走之信。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驟躡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為不專。假寵使令。如賈璵。丁祺。官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為御帶。為知閤。為樞密。都丞旨。至秉旄鉞。此秦檜所不敢為。而佗胄敢為之。師旦何知嗜利亡耻。固其常態。既為佗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少亦不下十萬。暨諸將撓敗。佗胄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道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中國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於人。謂諸將貨賂。非所獨

得。蓋指佗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於伸國憲。亦佗胄藉之以自文耳。抑佗胄之專擅。尤有六可罪者。自古國家有大政事。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今佗胄之舉事。上不取裁於君父。下不詢謀於縉紳。至於為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有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僭假御筆。以行之外。廷會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為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遠以邊連。以敗報。皆蒙蔽而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凶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虜亦以根之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斃於鋒鏑。困於轉徙。淪於飢餓。死於癘疫。室廬焚蕩。田萊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強虜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唯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係老

弱幾數千人。填塞濠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侂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敵人亦知其非出於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虜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為言。使侂本無邪謀。祇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於天下。仍偃蹇居位。靡聞懼容。遇邊報稍希。輒為大言。每執已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太祖太宗高宗壽皇之國。而從侂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為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侂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夷狄。孩提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於積威。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賴陛下覺寤。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孤遠。亡似。擢長憲府。臣雖見具控免。而

已入供職。敢亟舉其由。權謀國罪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古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於侂。冒蘇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致陛下過聽。用為次相。阿附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之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汙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冒自強。重賜貶竄。以答夫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將士聞之。必為陛下戮力一戰。忠義聞之。必為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臣又論。韓侂胄鑿太廟山。及婢妾僕隸封叙官爵。及分盜太皇殿金。

帛狀曰。臣昨日奏疏論列。歸侂胄專權。誤國等事。恭想已蒙睿旨。施行。方陛下奮發英斷之初。萬姓呼舞。咸以手加額。喜於復見天日之清明。是見人心無不聳快。其它罪惡。人言尚且籍籍。今錄列一二。其後。一稽之禮律。宗廟至重。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御。雖卑。駕經從。猶為卻蓋。所以盡恭敬也。侂胄人臣。寧不知此。廟後山林。既稱禁地。自來不許樵採。掘鑿。侂胄惑於術士之說。謂其地形勝。每遇興造。必獲福利。自是窮極土木。終歲不休。初造亭館。種藝花卉。日爭游燕。三二年前。臣雖在田野。每有人自都來。輒言每遇宴集。望太廟之山。燭炬熒煌。蕭鼓喧闐。歌呼之聲。達于通衢。觀者莫不嗟息。凡居民起造樓屋。臨視鄰家。法猶不許。而侂胄乃以亭館下瞰太廟。於禮安乎。欲乞聖旨。行下臨安府。日下先將山上亭館盡數毀拆。花卉盡行除去。補植松杉。仍申嚴禁。採掘鑿之禁。實有常尊禮亦異數。夫人嬪御。天子而後有之。今侂胄處人臣之極位。合避嫌疑。乃敢以婢妾之賤。邀求封號。至郡國夫人。僭擬宮闈。月有常廩。倡優后飾。賈誼見於痛哭流涕之言。而侂胄以倡優僭受封號。干請宣押。俾與內宴。至與妃嬪雜坐。人臣而有此禮乎。臣欲乞睿斷。將侂胄四婢追毀。告命其服用金玉珍寶等。皆宮禁所得者。並與拘收。放令逐便。其群婢凡有妾人。恭人等封號者。悉行追奪。一衣章之罷。以勸有功。均籠名器。武臣任至將領。或賜金帶。皆為禁罷。今侂胄盜竊威福。多以名器私其親屬。或有可言者。乃至其家僮僕。及內侍私名。幹人有官至大夫職。為將領。及御酒庫等差遣。如黎懷義。鄭中錢錡。已願田邦直。文質等。及李奠家奴。嚴監門者。或會賜帶。或經兩賜名器。僭濫莫此為甚。臣欲乞睿旨。令所司追究。逐人元補名目。因依除元係父祖。及蔭及實有軍功。補授人許給。還元官外。其餘官資差遣。雖作御前。及親屬名色。

帛狀曰。臣昨日奏疏論列。歸侂胄專權。誤國等事。恭想已蒙睿旨。施行。方陛下奮發英斷之初。萬姓呼舞。咸以手加額。喜於復見天日之清明。是見人心無不聳快。其它罪惡。人言尚且籍籍。今錄列一二。其後。一稽之禮律。宗廟至重。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御。雖卑。駕經從。猶為卻蓋。所以盡恭敬也。侂胄人臣。寧不知此。廟後山林。既稱禁地。自來不許樵採。掘鑿。侂胄惑於術士之說。謂其地形勝。每遇興造。必獲福利。自是窮極土木。終歲不休。初造亭館。種藝花卉。日爭游燕。三二年前。臣雖在田野。每有人自都來。輒言每遇宴集。望太廟之山。燭炬熒煌。蕭鼓喧闐。歌呼之聲。達于通衢。觀者莫不嗟息。凡居民起造樓屋。臨視鄰家。法猶不許。而侂胄乃以亭館下瞰太廟。於禮安乎。欲乞聖旨。行下臨安府。日下先將山上亭館盡數毀拆。花卉盡行除去。補植松杉。仍申嚴禁。採掘鑿之禁。實有常尊禮亦異數。夫人嬪御。天子而後有之。今侂胄處人臣之極位。合避嫌疑。乃敢以婢妾之賤。邀求封號。至郡國夫人。僭擬宮闈。月有常廩。倡優后飾。賈誼見於痛哭流涕之言。而侂胄以倡優僭受封號。干請宣押。俾與內宴。至與妃嬪雜坐。人臣而有此禮乎。臣欲乞睿斷。將侂胄四婢追毀。告命其服用金玉珍寶等。皆宮禁所得者。並與拘收。放令逐便。其群婢凡有妾人。恭人等封號者。悉行追奪。一衣章之罷。以勸有功。均籠名器。武臣任至將領。或賜金帶。皆為禁罷。今侂胄盜竊威福。多以名器私其親屬。或有可言者。乃至其家僮僕。及內侍私名。幹人有官至大夫職。為將領。及御酒庫等差遣。如黎懷義。鄭中錢錡。已願田邦直。文質等。及李奠家奴。嚴監門者。或會賜帶。或經兩賜名器。僭濫莫此為甚。臣欲乞睿旨。令所司追究。逐人元補名目。因依除元係父祖。及蔭及實有軍功。補授人許給。還元官外。其餘官資差遣。雖作御前。及親屬名色。

並與追毀。其未帶悉行追納入官。仍各將家業抄估。聽候施行。一。臣
昨所奏分盜太皇殿金帛王瑒等。今聞有內侍吳回者。元為巨蠹。元
壽慈殿事務。皆所專輒。分盜金帛。悉出其手。自盜特多。臣切惟太皇
太后帶歲所儲。皆兩朝奉親之禮。太皇方寢疾之際。不立國家。念及
軍旅之費。以助支遣。吳回身為巨璫。受團厚恩。職居禁署。獨不仰體
聖意。方醜。敢上僂。臣子推慕之時。忍為盜竊之計。豈復人理。欲乞睿
旨。將吳回李奕等。送所司削奪官職。分竄嶺海。仍籍沒家財。以充撫
軍之用。使三邊將士聞之。必知激勸。右。上。件。四。事。雖。未。足。以。盡。低。胃
之罪。然公論未厭。不容緘默。冒昧煩瀆天聽。伏乞睿斷。速賜處分。
臣又論姦民猾吏。狀曰。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度。
猾吏姦民。相輔為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害治之大者也。臣伏
見孝宗皇帝。即傳南閣。三月。內出寬卹十八事。條畫纖悉。燦然備具。

洞鑿幽隱。而當事情。欺偽不容。姦猾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
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
視為虛文。臣嘗攷求大略。實多切於今日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私
販。鞠盜賊。姦民挾詐。以污善良。猾吏並緣。以徼賄賂。二者之弊。尤切
於民者。為陛下陳之。蓋私販盜賊。無非鄉村之惡。少亡賴。必有大姦。
巨猾。為之囊橐。常時既與回結。緩急相為表裏。一旦敗露。縱如窮治。
迄莫肯言。方藉其營救於外。以為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
素無交涉。徒以平日彊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讎。陰受指教。或謂
資給停着。或謂同黨分贓。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
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其溪毒。既厭所欲。
卒從末減。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
剝之餘。家已破矣。姦民復出為患。蓋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皆是。箠

楚之下。何求不獲。寬枉之聲聞於道路。此豈聖世之所宜有耶。臣恭
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繩祖武。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悉後。顧
州縣吏不奉法。敢為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
陛下特降睿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寬郵詔條。申嚴約束。俾州縣各
務遵守。內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姦
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其平。獄無寬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
其於仁政。豈為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

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五

去邪

宋寧宗時。衛涇論新除司農少卿張鑑乞賜鼠責狀曰。臣仰惟陛下
奮發乾剛。誅鉏元惡。中外慶快。萬口一詞。惟是更化之初。一點一涉。
天下觀瞻所係。不容少有差失。儻使姦人投隙而進。豈不致中外之
疑。謹按新除司農少卿張鑑。狠甚虎狼。毒於蛇虺。立朝則猥賤而無
耻。居家則瀆亂而朋淫。其回邪姦隱之迹。雖畫南山之竹。不足登載。
而前後亦畧見於臺臣之章疏矣。若其凶殘著於心本。奴婢廝役之
徒。少忤其意。必潛置之死地。當蘇師旦用事之時。鑑傾其家財。
強抑孤女與師旦子為婚。其女出嫁之夕。號泣登車。指鑑而慟曰。叔
要做好官。却以我嫁書表司之子。聞者為之悲感。有街不法。卒殞非
命。自此益得罪於公議。不復以人類待之。廢及終身。猶為僥倖。忍傳

除目大駭聽聞轉相顧語莫測其端識者尤為疑懼况張鑑既為師且姻家情好稠密崇資顯秩皆自師旦得之師旦既斥每懷缺望近正典刑當益懷歎歎既為刑人死黨豈宜寘之卿列而俾近君側乎臣職在彈劾若不於幾微之始亟鉏其姦設或鑑交結非類益肆暴張則為國燕賊將有不可勝言者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斷將張鑑削奪官資重賜竄責以清朝列以杜姦萌中外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鑑特降兩官送廣德軍居住

涇又論朝議大夫易後太常少卿朱質朝奉大夫林行可乞賜鑄斤狀曰臣恭惟陛下奮發英斷雷厲風行元惡巨姦一朝屏殫兵民欣快夷夏聳聞宗社幸甚然以侂冑自強秉政日久中外之士被其汲引安於平進無所阿附者豈無其人勢亦難以盡責之若夫朋姦因上長惡性終為天下所指目者安可置而不論乎臣謹按朝議大夫

易後器識甲九貪躁嗜進學舍優選散艷士林使之稍加涵養自可馴致通顯繇館學而攝詞垣蓋鄉用矣一旦侂冑界蘇師旦以節鉞猶有憚於物議後乃懷章詣師旦之門極其褒美有文事武備無智名勇功之語得者唾罵形於讖諛既而懷不自安求居諫職以銷衆口士行已掃地矣遂愈無顧藉九可以投合者蘇師旦不為侂冑竊弄威福怨嫉既多密圖兵柄以固其位鄧友龍倡用兵之議易校和之更互表裏專務詭隨去年之春侂冑意雖已決然未卜人心之從違被乃獻說張大虜中之事使拜臣條具易校首言夷狄有必敗之勢中國有必勝之理又曰敵國如外強中乾之人僅延喘息易校號為儒生豈無見於利害之實徒以意在逢迎不復體國侂冑始欲加罪異議而拜臣言不可者什七八卒亦無知之何易校果得為諫大夫復力主兵說方其遣從臣宣諭荆襄也止以賑卹流民為詞人尚疑

信及易以宣撫。則中外始知其必妄動。同列之有力爭者。易被鄧友龍相繼論奏。遂至貶斥。而師已出境矣。遠友龍以喪師罷黜。後自知其敗露。佯爲大言。以宣威自任。欲蓋前日之繆。安且師旦之廢。校寧不知其不當。草。侂冑亦不強其必從。被諂附師旦。攫金而不見人。慨然援筆。師旦既敗。侂冑每對客。鄙笑之。主持用兵。本欲附會侂冑。以苟富貴。至誕謾之不可撓。則雖侂冑亦厭惡之。矢未幾而果逐去。易校知有權要而不恤國計。兵燹一動。貽禍生靈。被偃然家居。坐享祠廩。其心亦自安乎。朝請即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趙鼎。回。邵。心。術。傾。險。策。名。高。第。榮。進。素。定。初。任。回。改。秩。即。授。學。官。具。有。舊。比。質。既。欲。速。乃。於。任。未。滿。之。前。力。求。特。薦。有。審。察。之。命。已。不。安。分。義。矣。入。朝。甫。閱。四。載。以。故。不。廷。權。即。朝。廷。待。遇。不。薄。不。自。愛。重。日。事。奔。競。至。授。拜。李。士。謹。以。結。於。師。旦。或。謂。不。得。入。則。伺。候。終。日。越。越。受。命。關。

人。館閣之度。當如是乎。師旦雖掄揚於侂冑。而未有以中其意也。去歲正旦。虜使來廷。偶閣門詔相差誤。致虜使舉止周章。未爲甚失禮也。質知侂冑意在尋釁。遽上章乞斬虜使。師旦言於侂冑。謂質天下之奇才。且訝廷臣不知出此。質由是進見無節。竟得諛官。遂與易被更相附和。形於章奏。無非迎合。如曰方今指義旗以行天討。吊遺黎而復舊疆。來蘇。復望之久。雲合響應之勢。摧枯拉朽。指日可俟。不知質何所見。而云爾耶。立憲之在。督府斟酌事勢。每遣小使。往通和議。虜使一再回答。指言侂冑不及其他。侂冑怒其不與回護。直以上聞。諷質使言。質即上疏。詭譎務快其意。雖不厭公論。不恤也。始只既盤據要地。自謂莫敢孰何。每肆劫持之言。謂可以聳警上下。而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侂冑亦始覺其非矣。乃移之奉常。質去自圖去就。乃復乞憐於侂冑。自述其宿昔奉承之謹。求兼吏侍。仍廁經帷。前

此卿監郎曹之兼講讀或出於一時擢用者有之其罷臺諫而仍兼講讀者惟陳謨嘗冒處旋即論去質居之安焉且以張斌自況多見其不知量又其大可罪者近日陛下竄斥侂冑質自以失所依賴累若喪家之狗荒廢職事奔趨他門止復為庇身之所至有拒而不納者夫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有臣如此尚可使居獻納之任侍清閒之燕享至若朝奉大夫林行可者狀類鬼域心同地虺偏狹多忌深覘莫測兩宰劇邑痛有能稱而大體不正貪榮嗜利皆君忘親其人之賢否可見矣陳自強冒居政地即引為六察以為已助二年之間躡處臺端凡所論奏無非奉行權臣風指暨以憂去書問交通殆無虛月每遇侂冑生日覬獻之禮不違時刻侂冑亦拳拳於行可率朝正暮報常許還以舊物去居喪而通問於人在禮必不甚不得已者而行可念弟及此一意趨媚事親不孝其能移忠於君乎去夏

六月蘇師旦敗行可未及致書師旦囑浦城宰陳至和轉達書題稱為恩府節使相公至和急封還之已為一士夫所見相與傳笑行可身為臺諫顯稱奴隸為恩府其苟然亡耻抑可知矣其居鄉也嘗以舊臺諫自處縱容親黨陵轍州縣福州因買銀重有親戚占恠富室無禮縣官邑宰林洽稍加懲治行可大怒時憲為之斷遣數人猶未快意必欲作草大臣上疏論奏以欺脅愚民搖撼邑宰幾至不免夫臺諫朝廷紀綱之任豈行可恣睢鄉曲之具乎服闋被召隨以奉常清選快快不樂誥倖百出一日見執政忽言平章可謂與天同心衆人以爲當用兵則從而用兵衆人以爲議和亦從而議和夫兵陛下之兵也豈衆人所得可否而侂冑所得專決與天同心之語豈所施於臣下乎侂冑之擅開兵端不特士大夫知之閭閻小民亦知之不特中國知之敵人亦莫不知之方丘崇之遣小使也書詞未嘗不

爲之歸過於鄧文龍皇帝斌輩而虜帥貽書有謂侂冑既爲太師平章軍國使無意於用兵則師旦輩豈敢專擅由是言之則首謀姦臣其爲侂冑明矣夫遠而敵國亦知兵端起於侂冑而行可獨不知之不過巧爲諂辭爲侂冑文過而已歎君負國孰甚於斯卒自奉常魯長諫者又見外議籍籍謂國事至此各將誰歸推所從來將不利於自強侂冑必去異議者然後可安遂有一網打盡之謀夫侂冑專擅日久自強依阿取容人畏之焰莫敢指言蒙蔽之禍將不勝救而行可又欲盡逐異議是將使陛下左右皆侂冑自強之人而後已此其意欲何爲耶臣前所謂姦險之徒樂爲之鷹犬者易被朱質行可其人矣夫侂冑之姦惡易被導之於前朱質助之於後行可成之於終今侂冑既已寘殛而三人者使得免罰則何以快人心之憤鬱昭國憲於陛下更化厲精之始乎臣愚欲乞睿斷將易被朱質林行可

重賜鐫斥終身不齒以爲士而不顧行檢自棄名義朋姦罔上長惡怙終者之戒
涇又論宮觀計文龍乞賜鐫黜狀口臣聞國家之大柄賞罰而已昭勸示懲維昔一時未嘗廢一是以公道興行人心悅服臣伏見與官觀鄧文龍始焉立朝頗得士譽慷慨自許亦足稱尚朝廷以其勇赴功名之會未暇詳攷才諳之實卑以重權不從中御而文龍踈闊脫畧之持重之操阻愎迷闇無臨敵之筭所以許之便宜正應斟酌彼已審量進退設若未得機便不厭反覆論議以圖萬全而文龍不思委寄之重無虞心而務輕信上違指授督趨師行遂使績効未睹憂顧方深職任宣威各將誰執所幸陛下明見萬里察其負勝改授宿望友龍自宜上章引過屏息俟命傳聞道路尚乃偃然自居猶覲入臺就職紀綱風憲之首當如是乎雖陛下曲示保全賦以祠祿然既

事任使遠得優閑。懲勸不明。公論未塞。欲望聖斷。將鄧友龍特賜鑄
熟。以彰國典。天下幸甚。

涇又論蘇師旦狀曰。臣仰惟天眷宗社。啓佑聖衷。奮發英斷。斥竄凶
惡。一正君臣上下之分。方陛下躬攬萬機之始。號令之行。當若風雷
之震盪。然後可以聳動群聽。收還主威。臣猥以庸虛。乃於斯時。誤膺
親擢。濫長憲府。拜命之日。即具二凶罪惡彈劾。繼而諫臣論奏。給舍
繳駁。萬目傾注。以觀陛下維新之政。而側聽四日。未蒙施行。臣考其
故。乃因臣首章中小貼子論及蘇師旦本侂胄奴隸。因賣鬻將帥。縱
使侂胄竊弄兵柄。使侂胄上至誤國。下不保家。師旦未正典刑。輕重
失序。師旦既敗。即有三省樞密院人吏。史達祖耿樞董如璧三名隨
即用事。賄賂公行。向來師旦所賣者。軍帥而已。三吏用事以來。監司
郡守職事官。亦以貨取。侂胄進退用捨。惟三吏之言是聽。以至調發

軍馬移易兵將。科撥錢糧。同列皆不得與聞。雖三吏視執政。亦茂如
也。恣橫如此。其誤侂胄多矣。加以陳自強未第時。又嘗館史達祖家。
身至宰輔。止以弟行呼達祖為兄。士大夫苟賤亡耻者。干求差遣。必
先登達祖之門。有若市井。論量物價。專以金帛之多寡為予奪。傳聞
四方。有史丞相耿參政董樞密之誣。公吏之用倉法。謂之重祿。賦滿
十貫。配廣南。自有成憲。初不以官之崇庠為間。三吏之職。蓋不知其
紀極也。况侂胄自強皆已誅竄。侂胄又至家破。師旦乃安處善地。而
三吏各擁厚貲。遍求關節。臣所奏文字。已得旨依。徒以三吏之故。稽
留勅命。委曲求全。是陛下刑政獨行公卿。而不行於胥吏。何以服人
心。何以今天下。且臣之章為三吏而沮格不下。亦何以厲風采。振紀
綱。上副陛下大有為之意乎。是以不避斧鉞。再冒昧以聞。伏望陛下
特賜睿斷。行下廣東提刑躬親臨視。將蘇師旦處斬。仍下大理寺將

三吏盡情根勘。依法施行。以伸國憲。以快公論。不勝幸甚。

涇又奏按郭榮乞賜譴黜狀曰。臣照對湖南飛虎一軍。自淳熙間。帥臣辛棄疾奏請創置。垂四十年。非特彈壓蠻僭。亦足脩禦邊境。虜頗知畏。澤號虎兒。軍開禧用。兵蓋嘗調發。緣統御無術。分隸失宜。兵將素不相諳。枉致剋劔。人皆惜之。今盜賊平定。正賴主兵官。黎已奉公。撫摩教閱。振刷士氣。苟任非其人。專事貪刻。利害非輕。關繫師閫。臣安敢避仇怨。不為陛下陳之。臣伏見武翼郎飛虎軍統制郭榮。貪鄙庸繆。全無知識。昨因峒寇竊發。鄂州差榮部領大軍五百人前來防托。擁兵發寇。初乏戰勇。黃緣奏功。進官三等。就陞統率。賞之可謂厚矣。盡思奮勳。上報國恩。自領軍職以來。一意招納。豐殖囊橐。巧事苞苴。直侵盜官。蠲宅用士卒。未易縷數。姑擬其害軍政者言之。榮隸籍鄂。因逐家馬。比歲遺漏。延燒私室及房廊之屬。輒支破軍中錢物。

以脩寨屋為名。買山斫木。結縛牌檣。順流而下。役軍匠脩治熟材。製造窻隔。動使不時裝發。至於燒造石灰木炭。亦載往鄂渚。皆付親戚嚴三官人者變賣。乘時射利。厥直倍增。掩為已有。其軍兵般運往來之費。則責其自備。至於本軍打造衣甲器械。自臣到任。節次支撥錢會二千餘貫。榮所創置十不二三。多因向來計捕關出器甲。已行銷破。既撤戍繳納。不曾以附椿留軍中。初聞補緝呈點。稍似從實。已而用吏胥之計。移舊換新。工料鹵莽。妄作支破。錢數轉多。悉贏落以為利。至為軍典持曆告諭。減剋鐵炭物料。素贖具存。其貪黷猥屑。凡可駭者。如差出戍兵責令回易。深入二廣。收買箭幹牛皮軍須等物。每遇江鄂荆襄戎司差人計置。或托其收買。即增擡高價。取利歸己。此何異市井販夫。豈管軍所為乎。其更成將佐回司。必抑命以回易。息錢買納銀兩。盡入私帑。稍不滿意。生事搆拾。或遭毒手。及將佐闕額。

保明陞差。不較勞能。止以賄賂多寡。為可否。本軍有管田莊。有房債。有租地錢。有管運錢。本以備器械。脩營寨。充激賞。悉肆侵漁。所餘無幾。士卒不堪勞役。重以刻削貧困。多有造而為盜。潭州嘗捕獲強劫。乃本軍劉勝為首。當廳引問。聲言統制。拷刻軍人。不容存活。又貽怨於軍中者。本軍舊有漏澤園一所。士卒葬埋之地。禁遠墾闢。勅立亭館。種植花木。以備遊樂。及布種粟豆。謀取微利。揮鋤之際。白骨紛如。過者傷心。禁不卸也。古之良將。師入敵境。猶不伐墓。夷父兄之墳壘。使其子弟見之。誰獨無是心乎。稍有識知。寧忍為此。臣自去冬。已見物論騰沸。屢行告戒。仍出榜禁嚴。榮懷不自安。嘗欲陳乞。離軍差遣。臣冀其猶有悔心。或圖後效。遲遲累月。見其流習故態。溪壑無厭。不復自新之意。不容但已。矧方夷狄內訌。所宜練習軍伍。警戒不虞。如榮之貪猥刻薄。素失士心。平居暇日。已懷怨憤。脫有征調。孰肯用命。

若不亟行。存逐必致誤事無疑。是敢以煩瀆天聽。儻以其山前討捕。曾宣微勞。與免根究。亦乞睿斷。將榮特賜鑄黜。少懲貪刻。別選公廉材武之將。表率士伍。脩明軍政。俾還舊觀。以為一旦緩急之備。不勝幸甚。劉光祖上奏曰。臣猥以非才。待罪憲府。僅踰兩月。數糾官邪。一一蒙陛下主張施行。臣之感奮。自惟隕身不足為報。近者竊見陛下潛邸瑣隸。吳端除帶御器械。諫臣三章疏。陛下御筆批出。可依已得旨。揮緣此壽皇潛邸人。孫璫亦萌意干求。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御筆又令書讀旬日之間。疊此二事。人言藉藉。仰議聖明。臣職彈劾。應臣寮不安分守。僥求無厭者。正在彈劾之科。今吳端孫璫。輒敢踰分干請。臣不即時彈劾。已是職事不修。竊緣諫臣後省。既已有言。不須臣更入文字。今來以二瑣隸之故。而使給諫論奏不行。僥倖大啓。又勸人主親批訓止。事體異常。臣若喑默不言。豈不仰孤陛下任。

使。臣謂天下至大。所以統臨而維持之者。不過恃主權之尊。綱紀之嚴。名器之重。執此三者。守而勿失而已矣。今以吳端孫璿微瑣小人。而屬鞮之任。職躡等威。廉車之選。班為符從。使軍功武力之古威里。勲舊之臣。或耻與之列。或羞居其下。其為名器。不已輕乎。諫臣論列。後省封駁。是其職所當然。今乃輒改二人之除授。而輕違給諫之本職。其為綱紀。不已虧乎。人主之威。天也。天豈可瀆。而小人無識。祈恩求寵。遂令人主命令既輕。及至臣寮有言。又屈陛下手筆。訓諭其為主權。不既褻乎。是二事者。可謂一舉而三失矣。臣若不言。為負陛下。言而不行。又增人主之一失。是臣所深懼也。然臣斷然有所控奏者。臣伏觀紹興聖政。講筵所祇應人。以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幕允中。換進義副尉。仍與不作。非泛補授。左司諫唐輝論列。乞追改之。高宗曰。既有例。當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當知聖旨施

行。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執。乞陛下且與允所奏。高宗曰。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頌浩復與席益固請從輝之說。高宗可之。當時君相之所重者。諫官之體也。況今吳端起受要近之職。又非小事。而諫臣已三言之。其為事體。孰為輕重乎。吳國長公主為女。夫鄭珙。陳乞轉兩官。添差浙東帥司參議。給事中賀允中封駁之。高宗曰。命下逾兩旬。鄭珙已被受差遣教矣。乃始封駁。轉官詞頭。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筆執退。以聖旨諭允中。允中執所見。翌日再進呈。高宗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今孫璿之命初出。而給事中據理封駁。亦必有故。且以長公主之請。而視宮闈之使臣。又孰為重輕乎。高廟中興。規摹足以貽訓。今日臣意陛下必不終徇小人之私請。以遂廢四家之公法。是以最冒死極陳之。陛下俯從微臣之請。則是轉三失而為四美矣。臣以四美

望陛下伏惟陛下斷自聖意。進改吳端除授。免令枉過。災生更思孫
璿無功而爲觀。察使外議終不以爲當。特賜停寢。如此則名器無由
可輕。網紀無由可紊。主權無由可奪。陛下之剛健。處明聽言。納諫之
德。一日而聳聞於中外。足以仰承高廟之規。摹不負壽皇之付託。盛
美之事。臣豈可不控露。愚衷冒犯天威。無任懇切。伏候命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先祖又奏曰。右臣昨於十八日封入奏章。論吳端孫璿除轉。僥倖。結
諫各有文字。陛下重於改命。仰煩宸筆。諭止之。給諫不復申執前奏。
臣緣此事反得憂慮。以爲從此臺諫給舍。無緣可以舉職。而攀附使
令之輩。各自以爲人主恩我。外延臣僚。其知我何。自後當言者。憚於
有言不行。不若初無言之爲愈。臣念及此。中心有如焦灼。是以冒昧
具奏。小人踰分。僥求。使名器紀綱。與夫。人主之大權。三者俱失。臣竭

忠効愚。無復餘蘊。俯伏俟命。今已三日。未聞付外。施行。臣爲執憲之
官。其所關繫。乃是國家之憲令。今小人干請。犯必。臣合糾奏。以聞。公
法苟惟不行。是臣不能守官。以孤陛下委寄。而使微瑣之人。而得依
憑。以逞志。自今不復知有臺綱。如此。則陛下亦安用此備位之臺臣
也。臣以憂及隄防。從此而蕩。不敢備禮一言而止。謹身具奏。仰瀆天
聰。伏乞檢會。前奏。早賜睿斷。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先祖又奏曰。右臣昨冒萬死。兩上奏封。乞陛下且將吳端除授。孫璿
轉官。特屬已行之命。使臺諫給舍。不至有負職業。伏緣臺諫給舍。乃
是朝廷紀綱所繫。既有論奏。不可苟止。臣於數日之內。存濟天聽。屏
躬惕息。以俟先從。今日宰臣令都司來諭。臣以聖意。臣實何人。仰動
宸訓。戰汗如雨。便合遵承君父之誨。不當耳有奏陳。重念孤遠。小臣
蒙陛下親擢。實之言路。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猶懼不足以報也。今

乃知之而有所不言。言之而有所不盡。陛下縱寬臣而不責。臣獨不
愧於心乎。臣又念本朝家法。聖聖相傳。率多屈己以從人。虛心而聽
諫。此乃玉音之所屢及。聖德之所優焉。今孫璿之命。陛下以服勤於
壽皇者四十餘年。所以令轉行觀察使。陛下事親之孝。可謂至矣。臣
愚以爲深惜名器。力持紀綱。使主權日尊。而左右不容。妄有干請。陛
下志業如此。諒尤壽皇之所樂聞也。至於吳端則予奪皆由陛下耳。
復何難哉。陛下以愚而予之。臣僚以義而有諍。陛下捨恩而取義。可
也。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臣聞陛下宮庭之內。裁抑左右之請求。
多矣。其所以持守祖宗之法度。外人靡不知之。且如后戚私恩。不
令有過當。而驟加之以富貴。此最久長之道。中外之所共服也。今乃
以宮邸微瑣之職。謂其階官已高。除授不爲超躡。然而物議則曰。屬
隸之職。是要近選授之地。未可以階官言。此前後除擢。足以考求。使

吳端而稍知道理。聞臣僚累入封章。自當再三控辭。云不敢以賤臣
仰累聖德。它日是望陛下成就如此。則能持其福祿而深得進退之
宜。今乃偃然當之。却令人主不免有毫髮之可議。端之罪大矣。臣既
蒙聖諭。今來處分。悉由人主。自當退聽。但中心所懷。亦須一一控陳。
欲待面奏而未得請對之日。不敢不即日叙謝。仍聲竭其愚忠。伏惟
聖慈寬其僭犯之誅。尚賜採用。庶幾人臣後來皆能勉於職業。不至
畏縮保身。都忘國事。

先祖又論陳賈黃掄疏曰。臣竊謂臺諫之任。古難其人。國朝以來。尤
重此選。居是官者。或以剛直盡言。而一時得罪於人主。或以回邪害
正。而萬世得罪於清議。一時得罪於人主。人主終復以清議而取之。
萬世得罪於清議。人主終亦以清議而薄之。簡策所傳。前後非一。臣
謹按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皆爲清議之所非。有孤人主

之任使。可謂聖世之罪人也已矣。按賈為人險悍。用意姦回。自得入
臺。固思報國。舞其儉黠。上御主心。數年之間。進長諫省。無言士志純
之意。有小人駟僮之風。容蓋所私。排逐異己。縱橫請託。禍福繫於從
違。喜怒任情。風旨生於咳唾。如賈者真倚勢以爲威。託公以爲姦者
也。王渥解四川茶馬。還朝。贓數十萬。靡人不知。賈爲諫諍之官。乃受
渥具錦蜀珍甚夥。既已蝕於利慾。一切與之彌縫。情分日深。言皆響
答。壽皇因事察賈私於渥而不直之。當是時也。賈若不以憂歸。必以
罪去。何則。身在言路。屢以賄聞。庇貪忌廉。無復更恤於清議。壽皇明
聖淵鑒。豈逃而今也。乃以集撰典大州。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獨
幸也。至如掄者。志趣凡近。嘗蒙倚柔。陛下偶得之於進對之間。意其
爲淳實朴茂之士。擢在言路。豈不望其公忠。朝有愆違。庶幾密見。故
沃而掄疏一出。聞者駭然。且陛下欲更補闕拾遺之名。初匪有督

諫臣之意。詔墨開勉。臣子感心。一去一留。事已以定。而掄於事定之
後。乃妄謂人臣探名而歸。過君父陛下。聞其所謂無尊君親上之意。
聽其所謂以直諫得罪之言。雖天度之形容。豈聖心之所樂。二人之
罪。亦爲臣之分也。而群情共惡。則掄實有以致之。臣於彼時。讀掄此
疏。驚嘆失聲曰。豈有身任諫官。而惡人惡諫。又使陛下真有罪諫之
名。與詔意特異。皆掄以讒說誤聖聽之過也。其後淵衷漸察。欲擇臺
臣。不知掄何慮何疑。而亟入奏封。乃謂恐使臣薦人。各有私意。陛下
聰明洞照。掄說不行。中外聞之。咸謂聖德且掄前出一言。而使人主
慮惡人言。後出一言。而使人主猜防臣下。掄之職任。所當然否。臣昨
嘗上殿。本有欲劾掄議論邪謬不堪爲諫官。又念臺諫一體。擊之太
遠。故於奏羅千餘言之後。深切及之。掄來見臣。面目羞愧。臣雖勉強
開釋之。使去。然意其必能請外以自全。掄察臣意度稍寬。復自言初

非已意。諉人以自免。詭臣以蒙。委臣於吏部。拾之為人。見其依違。反覆以難保。略小嫌而明大義。臣之而不可後也。臣於陳賈范。義黃。掄三人。誠素意所薄。且每恨其私。委君恩。今夷義敗露而去。如賈者。縱不深罪。亦宜罷郡。以慰人心。如熱者。就令寬恩。且使補外。以塞公議。臣盡言孤拙。不卹顛危。上恃陛下。訓以所守。不回。臣以死報。伏惟亮其愚忠。而采納之。聖鑒立行。由海傳誦。臣不勝幸甚。

時韓侂胄當國。武學生華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聞聞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逸。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氣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右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蓄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器器皆實。神聖靈視宗社。日益其

矣。不敢嚮通。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媮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倬泉。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諱毛。致通。秦世輔之彫察。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與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曾璠之貢子。為郎。富官之庸。篤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戴牙。僧名壽。周筠。以隸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

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懸陛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流胄而出於蘇師。且周蒞。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為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措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浸淫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塔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聽臣嘗推衍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黃符房。臨亂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其黑殺黃道正樓于燕趙。考

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不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膠。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餽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今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噉九錫。陰恩之詩。侍貴不可侔之相。私妻內嬖。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

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整。事之未終。難以取信。臣願
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臬臣之首風。應四方。以
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
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
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
毋繫。

時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吳監察御
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翰林學士李韶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
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若無親者。
莫甚於鄭莊。一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
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
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

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
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有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
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

理宗寶祐元年。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奏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
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爲
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至
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屬君子。陰
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爲
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溱致其內外之
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殺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爲。小人得其欲。
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爲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
所。而不相害。迺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

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則君子小人之辨。而混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為安也。苟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十年。當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宋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如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未退。范祖禹則謂儉人在前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巖叟則

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為據。蓋以為得泰之道在乎此。而泰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萌。培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揚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范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亦踈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為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亟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為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為泰矣。而乃駸駸乎為始為遼。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

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鬪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償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為是紛紜諱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為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之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素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貶善類也。敢為陛下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為悅。其淫諛之辭。足以譎張而為幻。變黑為白。指鹿為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感福。耻為正論。則厚誣其君。為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異入。善為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探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為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善激發。上惡諱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之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曰浮矯也。駕虛翼偽。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黃。陽為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為變多端。不惧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

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異入。善為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探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為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善激發。上惡諱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之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曰浮矯也。駕虛翼偽。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黃。陽為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為變多端。不惧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

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枉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慧苛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特。去其狠戾駟儻。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耻。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墨深阻。而取其䟽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疾而䟽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壽倚忠正之臣。次

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鑒紹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暴。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治。豈不隨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材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冒進瞽言。不勝拳拳。

理宗時。浙東提點刑獄高斯得劾奏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倚勢厲民。䟽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又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因疑必有黨與。營惑誤聖聽。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賊吏之魁。錮於

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堅者同簽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石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鈍無耻者何異。乞併臣鑄罷。以成奉使無恥者。

斯得任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又奏曰。紹聖三年正月。竇文閣待制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為御史。其論議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變其趣而偷合苟容。交關執政。傾亂朝政。至今天下之令謂之三變。詔楊畏落實文閣待制。依舊河中府。中書舍人盛陶言。承敢詞行。下移知魏州。臣聞拜之成。其臣以難任人為急。難之一辭。乃聖人屏惡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蓋險壬之人。易感難遠。聖人非特去之。而兢兢業業。謹恐懼。

惟慮其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苟畏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間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熙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呂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厚安燾李清臣。則附厚安燾清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惡運亂源。濫觴于符紹。滔天子崇觀政宣。畏實為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世俯仰。逐利轉移。如楊畏之三變者。方其氣燄熏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懼遭傾覆之禍。幸賴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明。彼其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哉。特未有可乘之機耳。邇來國家多釁。局勢漸搖。彼靜觀竊笑。以矣。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思。而廷臣不自後先。及其奏至之時。復加薦引。中外相應。如此豈得為無意哉。陛下苟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畏一來。元祐變為

紹聖特反掌間耳。况比日以來。從臣奏議欲用嵩清與憲三黨倡邪說以誤國事。包蔽已深。乃今又有佞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爲國事凜凜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舜難任人爲法。斥去邇言。謹勿輕信。使已去之姦。絕意再用。則局面增固。善人獲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遂忘其愚。惟陛下采擇。

秘書少監湯漢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方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且影滅而迹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疑。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尙復用。以其罪處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臺輿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原。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憂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

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僞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

中書舍人徐元杰奏繳胡泓新除宗正少卿指揮疏曰。臣聞君者天也。父也。人臣立人之本。朝以事天之心而事君。則知盡萬物之生。不足以報天之德。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知竭百體之勞。不足以報父之恩。况於身爲要臣。而狎被御筆親除之寵。其當若何勉竭自厲。以爲君上罔極之報可也。今胡泓讀聖賢之書。豈無羞惡是非之心哉。平居討論。亦豈不知三綱五常之正理者哉。臣與泓同朝。且同江鄉。本以其年長而敬之。每聽其語。則有大謬不然者。官爵陛下之官爵也。泓自作郡而廢黜。陛下東掖登朝。置之郎省。存膺親擢。方陪虎觀之榮。忽領烏臺之職。不惟泓喜過其望。人皆以爲殊特超躐之典。此正砥節礪行。明目張膽。敢於論事之時。奈何泓資稟凡下。血氣衰

而志節之不立。辭旨所及。不以聖恩親擢者。勉務稱塞。惟曰。此恩此德。實出於公。雖聲言於衆。而不以為証。臣聞泓之初來。登對首劄。有愛國必愛大臣之語。巧為容悅。至次劄。猶曲意阿諛。誠者覺其為人久矣。及其職司彈劾。專為報復私讎之地。前後所詆。皆犯物論而不恤。是非易位。好惡反常。以耆艾典刑之名臣。而妄有論列。以五十年儒科之宗老。而亦被詆誣。泓誠何心哉。豈舉世已無一可論之士哉。方舊相以憂去也。稍有人心者。皆知人道之不可廢。泓一則曰。恩相何來之遲。二則曰。何必只管說綱常。甚至延見士夫。正色厲辭。毀短國相。背棄君恩。盡倒公論之戈。橫身要衝。以售其足香糞苦之語。通國皆切齒其姦。為之憤疾涕洟。陛下一旦感悟。特出御筆。拔擢公忠骨。散之士以代之。人心鬱悶之餘。不翅如幽暗而復見天日。如泓者。既與羣惡是非之心。是尚可容其污。惟月之清峻者乎。况泓出身

始末。尤可羞稱。自其微官時。未嘗用舉削而脫選。率不待終更而圖辟。泓知贛州。既不申審奏事。却令通判舒復宗語部使者。以本州盜發。催其赴上。泓舊與贛之娼女狎。到郡取為小妻。當時輿卒皆出不遜語。聞舒復宗於幕次。顯以匪人午之。其他不顧十手十目之罪。在南安時。同官備能言之。是其居要地而甘自暴棄。在外服而不自愛重。類有如此。臣與泓雖同江鄉。平時雖有敬老之念。然陛下恩德之罔極。臣雖糜捐不足補報。何敢託泓而不以聞。况泓年將耆稀。戒之在得。臣愚欲乞睿察稍懲其姦。且以祠廩畀泓。使之少待而上掛冠之請。公論幸甚。世道幸甚。所有泓詞頭一件。臣獨未敢撰述。元杰再繳胡泓乞祠不允指揮疏。曰。臣聞諸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叨恩過分。濫兼掖垣。實以封駁為職事。無鉅細。當言必言。是亦今官守言責為一職也。昨日臣以

胡泓除宗正少卿詞頭未敢撰述已懇切奏陳未蒙頒命第切凌兢。臣竊見泓昨以御筆親除職居臺察既不知明目張膽為扶持綱常計。觀其前後彈劾專為報復私怨而已。最是背棄君恩毀短國祚。每厲聲對衆盡倒公論之文。舉朝之士為之切齒海澱。相與言曰。自古見無禮於其君。則當如鷹鷂之逐鳥雀。臣蓋為陛下憤疾其人久矣。況泓自微官以至守南寧守贛郡貪淫之狀備載前牘。昨污臺綱物論籍籍。黨姦醜正善類吞聲。今幸一旦親擢正人以代之。有識無識同切慶快。而月卿宗少之任。是為清切入從之階。泓既無人心。犯物論如此。斷斷不可與之並處朝列明矣。臣職在繳駁不避仇怨。痛切言之。實以泓久為公論之所不容。市議道謗至作為歌謠。皆以泓為小人之倡。臣自昔持心近厚。非敢過為指摘。為公道計。為朝綱計。不得不以去就爭之。今泓既上丐祠之禮。臣愚欲乞聖斷。亟從泓請。早

畀以祠。所有泓奉聖旨不允指揮錄黃。臣實未敢書行。

元杰又繳錢相召赴行在指揮疏曰。臣竊見錢相起自儒科。殊乏器識。齷齪自守。榮進是貪。仕於外則政以賄成。仕於朝則公為私奪。其居於鄉則縱容子姪恣肆幹僕。廣占民產。閭里怨嗟。衆謂其多貲。發身嘗徧歷言路矣。凡所論列。摘微過而蔽鉅姦。每借之以為脩志之地。迨其躡天官之長兼夕瑣之任。都人為之謠曰。要過銓衡及銀臺。除非大錢小錢來。蓋指其父子黷貨而言也。相不是察。身居緊頭行。每由徑故。屢為學校所詆。又為吏議所斥。相嘗假親老丐祠。今其親九十餘矣。而又急於規圖起用。召命一下。人言籍籍。咸謂聖化方新。汚俗漸洗。詎容愚而能神。復覲於穿金門入紫闈乎。為相之計。正當回顧親老。退處寬閑。日供滸隨之奉。惟内存畎畝不忘之念。庶乎其少道清議矣。乃獨不然。何耶。言之至此。不覺寒心。臣濫尸繳駁之職。

若不正教於未用之先。何以爲士大夫風俗之戒。欲乞睿斷。將相召赴行在。恩命。亟賜寢免。世道幸甚。士論幸甚。

元杰又繳鄧泳乞祠不允。指揮疏曰。臣竊惟長江號天險也。然必得人之險。而後天之險爲可恃。松江制副。臣重匪輕。胡可昇非其人哉。今鄧泳心術回邪。氣貌麤俗。早求速化。徧歷邊閩。入幕之賓。其爲謀畫。不過所至清野殫國之財。撒花資寇而已。用是而爲績最。麾節更迭。徑躡朝班。入從出藩。如取諸室。臣每聞其在朝之日。怙勢擅權。不可具狀。姑以一二言之。泳嘗脅制言路之臣。抑遏其月課。所及更授以揆路之風。旨臺臣不敢自固。所守以至憂患而斃。又嘗爲殿廬編排官。凡詳定而下。皆惟泳意所授。屏息以俟其頤氣。諸房敢怒而不敢言。陛下蓋嘗察之。雖能黜泳於外。乃又以重任付之。徒見其軍政不脩。江防不備。將校率惟私人。是用問其郡政。既多爲苛歛之術。凡

商賈。駭運之往來。泳復百計困沮之。至專其利。以自豐殖。是尚可使之當重地者乎。臣職在封駁。因其再有乞祠之禮。豈容緘默而不言。臣愚欲乞聖斷。俯從泳之所請。亟使解罷制副職事。畀之投閑。少自警省。別選材望。以重茲寄。庶乎天險與人險相資。而無虞矣。

元杰又繳趙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疏曰。臣聞士大夫年及者。不作縣。不作郡。著之令甲。昭然不誣。况於得郡而關及凡未經登對之人。必奏事訖。然後之任。此又聖朝所以重臨遣。專牧養也。今趙汝選元未嘗作宰。是猶曰兩嘗爲令。但當考其月日。藉與未滿而已。然汝選年已七十有二。邇者臣祭奏乞以年及人姑畀參議。未欲絕其祿。亦不欲勞以郡也。汝選年踰者稀。儻然得郡。不待奏事而徑已之任。是於法守無一可也。臣職在繳駁。未暇論其人之賢否。與夫功過之有無。姑就臣職分之所當。覺察者而舉之。臣愚欲乞聖聰。特發英斷。

將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特賜寢免。姑畀議幕以祿其老。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

元杰又繳蕭郊理還元斷日月指揮疏曰。臣聞士大夫貪鄙無厭。昏
謬無狀。有一于此。所至毒民。初犯再犯。猶不知改。必又展轉三犯。不
復有人心者。未有若蕭郊之甚也。郊之初宰漳浦。其罪不可勝數。且
庇同官。從吏其汙穢。相與壓良為賤。指無為有。轉相誣詐。平民漁獵
銀會。不極不止。具見提刑陳詳之所按。次宰湘潭。疲軟不足以勝任。
容縱吏胥。肆為民病。又見於提刑羅愚之再劾。若是則無所往而不
自罹咎。覺悟警省。豈非郊之所當動心者。而猶未也。其所恃者。謂朝廷
忠厚。遇郊則可陳乞參注。未逾時。又可陳乞改正。故逃邑而受僉幕。
郊於是益無忌憚矣。妻妾以僕第第交通。下則啗民膏以自潤。上則
部計以自豐。以折苗裔。公為能奉上。以隨事。儻化負為所當然。江西

提舉趙希龍之彈墨未乾也。而放行參注之旨。隨請而輒下。朝廷但
務姑息。既許令授親民差遣。又曲從其理。還元斷日月之請。若是則
昏鄙狼藉之人。所至皆可攫取貨財。為湔洗之計。餓虎出柙。齧繼
橫。民瘼其何以瘳。臣職兼繳駁。詎難隱容。欲乞聖慈。特發英斷。將郊
理還月日指揮。亟賜寢免。俟明裡赦後。別聽陳乞施行。仍乞自今以
始。令郊注授閑慢差遣。庶幾職事與民兩不相病。公論幸甚。

元杰又繳趙逢龍江東提舉王傑知雷州指揮疏曰。臣聞士大夫可
用與否。惟精神心術不可不察。蓋精神昏闕。每事受成。更手視為腹
心。使民無所吐氣。雖有愛民之意。不能自由其己。若是者為郡且誤
民。况為一道乎。臣於趙逢龍見之。其心術姦欺嗜利。亡恥不知命義。
數罹譴訶。懵不知所自悔。若是者雖為倖貳。且不可况為郡乎。臣於
王傑見之。臣切惟逢龍讀書授徒。奮由科第。臣與來往。嘗稱其廉。及

解郡而爲郎。士論籍籍相告曰。人知其迹而已。去年秋旱。田野煎熬。吏告達龍以軍期爲名。擡動六邑。公私鼎沸。朝廷果有出軍之令乎。達龍可謂之不知事乎。况以前官積下官錢。爲吏奄有。以數萬計。達龍家僕具能言之。簿曆尚可驅磨也。彼其待吏如弟兄。燕私率與之對坐。稱都吏而不名。民訟曲直。期會寬嚴。皆吏之命。至有一事而三四案。官書擬者。甲不滿吏意則之乙。乙不滿吏意則之丙。或一訟而迭勝迭負。更禪無窮。如此等類。不知其幾。臣切怪之。姑言其略。及聞諸要路之臣。亦曰。士夫豈無昏庸者。未有如達龍昏庸之極。豈無信吏者。未有如達龍信吏之極。臣昨不能對。益信知人之難如此。今濫負封駁。知而不言。不惟無以見江東父老。亦非所以愛達龍。是有負陛下多矣。王傑生長膏粱。鮮克由禮。嗜利亡耻。所至貪淫。狎妓受賂。獄訟爲市。如預借官物。而去其籍。如廣敷楮皮。而肆其暴。舉差役而

滋賣弄之弊。虐小民而奉大家之難。始則宰長興。而見於臺臣之彈擊。次宰龍游。又見於知郡蔡昂之按劾。蓋亦不復知有世間廉耻事矣。况其罪犯既多。前此脫網爲倖。今僅一爲倖爾。又復脫請一麾。若且放過。則遠方赤子。昇之虎狼得乎。臣於達龍。雖爲有舊。一道事重。不當隱情。臣於王傑。初無怨尤。然知其人。亦難自嘿。之二人者。善惡不同。同於爲民之病。欲乞聖斷。各且昇之祠祿。使知退省其非。他日警悟。各當其所而用之。亦未爲晚。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史嵩之疏曰。臣等聞之。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象之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必之爲辭。言其決然而無可疑也。臣觀自古以來。必有君子而後能國。未有罔小人而不至於敗亡者。聖人之言如金科玉條。其可犯也哉。臣等謹據太中大夫新除刑部尚書史嵩之習氣輕浮。操心狡獪。膏粱之子。本無

學術。憑藉其伯彌遠聲勢。濫魁列頭。公論不容。至今藉藉。遊邊累年。初乏善狀。彌遠內專八柄之權。外存三窟之勢。遂以乳臭小子。謬當閫寄。彌遠晚年。每欲引之自代。師昭之心。人皆知之。冰山既摧。高之知無所恃。外交難人。私結和議。用權捨故智。恐睿朝廷為守。殺國位之計。不巨莫大焉。邊方以積貯為大命。高之空京湖之粟。以餒犬羊。以博珠玉。兵民苦於轉輸。破蕩死徙而不恤。韃人本未知中國虛實。高之屈體事之。引韃人頭目一二百人出入。城府聽其節制。而殊不知耻。往者小使。歸者大。引致王。窺覘上都。啓敵人貪婪之心。貽襄蜀蹙蹙之禍。皆高之實為之。作逐家居。安享富貴。在為之可為幸矣。而乃恃其多貨。交結中外。規圖復進。起家而帥江右。物議已自沸騰。免復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給事洪咨夔謂近日雷雪之變。皆此人所致。嘗行繳駁。權直院吳諫亦復見之。論奏為高之者。合

去就矣。顧乃愜然供職。恬若不聞。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高之為人。惟陛下與一二大臣謂其才可集事。而天下之人皆謂其輕置寡謀。必將重至誤國。此譬之惡草。當焚。蘊崇之。勿使能殖可也。豈宜任獨見。違公論而用之乎。且陛下與一二大臣必欲用高之者。不過謂其嘗為襄帥。稍諳北人情性。可以招來郭勝。講解。師而已。臣等以為不然。勝之叛去。父母妻子被戮。怨望已深。决無可招之理。雖得志而驕。和議亦斷未易成。高之近日奏。詭為走弄之語矣。陛下用之。必無益而有害。臣等聞元祐間。衆賢聚朝。天下駸駸向治矣。時相呂大防把捉不定。至用調亭之說。兼用熙豐舊人。進李清臣。鄧溫伯。而楊畏章。厚。蔡京之徒。攀援而至。其時雖以劉摯。范純仁。蘇轍。王巖。更諸賢參錯要路。不足以遏其復然之凶。禍而中原之禍隨之。天下安危理亂之機。甚可畏也。彌遠濁亂天下。二十八年。連患餘禍至今。

不可醫治。陛下復欲用其猶子。實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其巧
窺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而紹聖之禍復作矣。臣等甚憂之。在易
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小人之不
可近也如此。臣等愚見。欲望陛下特賜睿斷。將嵩之刑書職任。亟行
褫罷。以清朝列。以快公論。若謂時方多事。未免使貪使過。且乞與一
在外州郡差遣。少老其才。以備他日邊頭任使。庶合泰否內外之道。
謹具覺察。以聞。伏候教旨。

昌裔又論鄭清之疏曰。臣等惟國家之患。莫大於用兵。人臣之罪。無加
於誤國。此漢武所以正王恢之誅。晉穆所以行商浩之廢也。臣等竊
見左丞相鄭清之。舊由庠序。驟致顯榮。涉歷迂踈。智謀短淺。扳援潛
藩之舊。冒居宰輔之司。當陛下親攬萬幾。事新大化。清之亦悉心輔
贊。隨事更張。如絕苞苴。斥貪僂。若者德。去副對等事。其於新政。豈無

補。特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妄意功名。經營分表。力排群議。
輒啓兵端。信輕銳之士。以主惟幄之謀。用虛驕之將。以分節鉞之寄。
輕挑強鄰。敗師河洛。兵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陷失者。以
百餘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僞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禦之備。如
清之者。能因一蹶之失。翻為百全之圖。愛惜餘力。保守舊境。猶可補
瘡。瘼之痛。收桑榆之功。而乃護疾弗悛。私心自用。但求已說之勝。靡
卹事力之窮。復妄許於摧鋒。不痛懲於覆轍。繼而邳徐唐泗。俱以敗
聞。士氣沮失。國威敗喪。遂使驟興遠夷。得以歸曲于我。於寇關蜀。而
八郡為之荼毒。旋犯京襄。而江西為之繹騷。以叛將召戎。亂兵干紀。
外關內証之孔棘。左支右吾之莫能。比邊民之骸骨相枕。國家之膏
血無餘。陛下寒心銷志於九重之上。夜不安枕。至於累月者。皆清
之輕動干戈之罪也。誤國孰大焉。方今春氣向深。驍騎將退。正當更

改規模補苴罅漏。兩排和戰之論。專為守禦之謀。如清之國位不去。必不能盡變舊習。載圖新功。滯吝私心。重誤國事。不至於危亡不止。僕或狼狽至是。而後如靖康之誅。王而開禧之竄。陳自強。夫果何益。臣等不避大譴。欲乞聖慈。下臣等此。早示清之待。其自知引退。即賜允俞。以全陛下進退大臣之節。以謝關蜀京湖四路之民。俾繼此為。率抗者不敢輕易謀國。以遺陛下之憂。豈勝天下宗社之幸。臣等非不知臺諫彈擊大臣。往往與之俱出。弟臣等獲蒙親擢。倍數言路。不敢自愛其身。而為國家忠計。謹具覺察。以聞。惟陛下裁斷。

昌裔又論趙汝樺兄弟疏曰。臣按本臺令諸御史臺每季專委臺官一員。躬詣大理寺及應有刑獄去處。點檢禁囚淹留不決。或有冤濫。並具當職官職位姓名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二日。恭奉詔條。前往大理寺及臨安府三院。錢塘仁和兩縣。點檢其有事情交互因繫淹延。

問駁迂迴。降斷遲緩等事。除已同本臺官一面申朝省外。內仁和縣一項劉允中等為趙大使宅少監位。買獻平江府苗田三百餘畝。又府院一項周夢庚為寺丞大監。包占常州沙田一萬四十餘畝。是皆勢要貪利。致獄訟淹留。若非澄治。其何以感召和氣。臣契勸稱寺丞者。即汝樺也。稱大監者。即汝樺也。父子以驕侈而相詔。兄弟以兼弄而相師。強奪民田。不知其幾。而常州一事。尤駭聽聞。止因游士一時無根之談。遂占平民百年有契之業。為數浩大。至萬四千。始令周夢庚出名陳詞。後却使李天祐等交業管帶。領兵眾。以張其勢。持執槍杖。以示其威。孀婦為之銜冤。平民為之掩泣。官吏雖知枉狀。亦復飲氣奉承。蓋緣是時汝樺蓮蹟周行。汝樺詳刑浙右。氣焰熏灼。莫敢誰何。若非朝廷清明政令。更始奪諸暴虐。還與飢鴻。則晉陵之民。將填于溝壑矣。在法當職官吏。不許請佃官田。今汝樺身為王官。既已犯

法包占。而汝樵職在風憲。又敢冒嫌行。移以若所為。是不知有國法也。是不知有天民也。竊詳案周夢庚者。當被誣告之罪。而汝樵以擄言無豪髮之傷。安坐家庭。僥覲擢用。將恐自是貴要。觀望法禁。凌夷民業不安。欲訟滋起。其患有甚於夷狄盜賊矣。竊見汝樵兄弟。以乳臭之資。濟憚貪之欲。依憑城社。過惡頗多。具見臺章。未暇悉數。今臣因司刑察。姑適其貪暴一事。亟以奏聞。欲望聖慈。將汝樵汝樺特賜鑄秩罷祠。永不得與親民差遣。併乞行下所屬。將幹人李天祐馬伯駒等。同周夢庚一例。定法重作施行。庶哉範權要而仁困窮。實所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也。謹具覺察以聞。伏以勅旨。

貼黃。臣近又風聞汝樵有淮西提刑之命。却未曾見印吏報行。若果無之。豈非至幸。萬一有此。臣竊感焉。夫以浙西三輔之地。去日甚近。汝樵奉使無狀。一至于此。况淮右乃風寒之處。民物凋

瘁。而使之司臬其間。將恐移浙右之害。而害淮右矣。又何望其執邦憲而求民瘼哉。臣愚過慮。欲望陛下特出睿斷。明諭大臣。或有進擬汝樵等新除。亟賜寢罷。以穆公論。以慰人心。伏乞睿照。

昌裔又論四都司疏曰。臣竊惟政府萬事之樞機。宰掾諸司之綱紀。故參陪機政者。必先民望。而彌綸省闈者。多用士人。在祖宗時。不輕其選也。前者樞臣非才備位。臣已論列之矣。今即曹之中。先後相望。有利口之覆邦家庸人之擾天下者。臣敢置而不言乎。謹按前戶部尚書兼檢正余鑄性資深刻。言行辨堅。以操切合權。茲以便佞躡清要。出入都省。蓋踰十年。縱豪橫之僕。以籠貨財。館輕囂之賓。以通關節。貪速濁亂之政。鑄也實附益之大化。既更舊掾。盡屏鑄獨漏網。出尹神京。治狀無聞。經營再入。以沮壞人事。為任怨。以寬邸民隱。為好

名。每於論事之間。常有感舊之意。黃幹學者之宗也。鑄乃謂之狠士。陳宗仁林介。小人之黠也。鑄乃謂之好人。是非良心。倒置如此。况能以當事任哉。陛下赫然宸斷。令奉祠官。公論莫不稱快。然不正其久據都司之罪。而僅以督府之微罪行。偃然家居。咸謂佚罰。此臣所謂利口之覆邦家者。新除司農少卿兼檢正顏耆。俾器能皎厲。舉止輕儇。假借他人之文。以躡世科。誣事權門之子。以玷班著。方其分治省事。遽與同列交爭。暴氣鄙辭。聞者貽愕。朝廷不靖之風。寔自耆仲倡之。迨至出使淮潁。不能奉宣德意。而乃操聚斂之術。權鹽鐵之贏。以微羨獻朝廷。以毫末濡僚屬。其賸脂膏。以自潤者。蓋有倍蓰于此。行道之人。徃徃能言其數。進承密旨。見謂叨覲。糾正省務。尤為非據。似聞朝廷方以財賦之任委之。竊恐其力小任重。才短學疎。實無補於國家大計耳。此臣所謂庸人之擾天下者也。倉部郎中兼左司崔端

純。獐貌而駑材。亦一庸人也。其在番陽。貪鄙慘刻。以小價允會。而換內庫之金。以畸零折鈔。而奪下戶之利。以賊罰積錢。而豐囊橐之藏。軍怒塞會。民怨入骨。幾於激變。幸而脫歸。余鑄以其能執籌算計。引佐都省。不務大體。求詳細苛。所擬文書。動多積壓。近者交爭相府。人頗駭之。豈容以冒居叢委之任哉。樞密院編修官兼侍右郎官劉克莊。纖能而小慧。亦一利口也。蚤雖能文。見謂輕薄。真德秀其師也。平昔受知出入其門。及德秀疾病。則遂奔競而他往。曾從龍其所主也。督府幕屬。皆其所擬。及上命督趣。則又變其說。以沮行。王邁其鄉人也。平時握手。出示肺腑。及為臺評。所點則遂拒戶而不見。既背其師。又誤其主。又不得譽於鄉黨朋友如此。至于刺探時事。以聞大臣。傳誦風旨。以諭臺諫。心術熾險。人皆畏之。豈可以久居編摩之選哉。臣來自遠方。靖共下位。與四人者。初無怨尤。竊謂國家多事。正藉宰士

得人而使儉人俗吏交迭居之。物論沸騰。不容自默。用敢列其姓名聞奏。欲望聖慈將鑄罷祠。以示利口之戒。端純罷斥。以彰庸人之罰。若仲姑界外任。以老其才。克莊且與祠廩。以奉其母。庶幾宰路嚴重。而政本澄清。其於國論。實非小補。謹具覺察以聞。

昌裔又論王定等狀曰。臣聞中興南渡。留意海道之防。專置帥。增實為重寄。矧狂虜猖獗。孽婦窺覷。正當固結民社。控制水軍。朝夕究圖。以隄備不測。則分閫置幕。詎可委非其人乎。臣謹按沿海制置使王定。人物頑懷。心術回邪。因賂故相僕昕而得京削。因結寧海尼普而登權門。出守毗陵。蔑聞善狀。徒以奉承貪相之意。悅離賤息之姻。因此薦敷持節浙右。進不以正。公論鄙之。更化之初。例叨收召。方為宰掾。陰附用兵。及分臺察。專仇善類。所幸陛下洞燭其毒。壘屏于外。不然。端平人才。網蓋矣。蒙恩予郡。不能導德意致之民。而乃搜括見

緝。稱提會子。民大為擾。形于朝詩。反以此欺公朝。增羨秩。自聞易鎮之除。浙東楮價為之頓落。蓋恐其移害一郡者而害一路也。尚何望其任分樞而控海道乎。沿海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朱似道。生稟兇暴。家傳刻深。方韶尹京。政出子舍。昵比黠吏。交通賄賂。佑籍富民。掩為囊橐。允韶一切貪黷之政。實似道附益之。聖化更新。兇徒盡屏。汙吏之子。斥調無遺。似道其尤。乃獨漏網。方且多岐亦結。開幕鄉邦。倚勢作威。道路以目。甚至滅銅錘以固番舶之利。擲檣蒲以醉營妓之家。闕牆之羞。尤不忍道。人言籍籍。謂其以毒天府者而毒鄉閭必矣。何以持幕畫而贊其長乎。沿海備禦之計。正在主賓相扶。而今以老繆之人。少兇之子。參會其間。國事鮮有濟矣。欲望聖慈將定予祠。似道罷黜。別選威望之臣。并東忠雅之士。以重樞事。以清海塵。此今日之急務也。謹具覺察以聞。

昌裔又論趙汝遇等狀曰。臣聞典獄者必用常人。祥刑者必惟哲人。常則哀矜惻怛。不以惠文為師。哲則明允篤忱。不以獄市為擾。廷尉天下之平。司臬四方之訓。其可不得若人而任之乎。臣謹按大理少卿趙汝遇。素昏擄散。寸無他長。其兄汝述。五木之一也。薦于故相。升之中都。假守廬陵。一無善狀。但聞黷貨囊橐。以歸。架屋天台。極其華麗。且評公族。多不齒之。入為郎曹。偶承卿乏。暨升戎監。乃謂下遷。出語乞憐。聞者貽愕。廷理貳正之選。今以庸人居之。污我棘位。甚矣。江東提刑林半千。皎厲輕儇。素虧士檢。自初筮仕。已乏廉聲。今使江東。尤無美政。縱部曲以追胥。而肆攘奪。淹民詞以監繫。而多廢亡。屢法以受富民之賕。冒禁以狎官籍之姦。至于按行屬部。尤為黷賂彰聞。以若所為。豈不孤臨遣之意。福建提刑葉宰。指執偏滯。自負吏能。方在朝端。粗知趨向。及更民事。漫見乖跡。憲江右。則誘殺降民。守邊陲。

則席卷公帑。迨茲易節。宜務觀風。而乃徇偏聽。以長胥吏之姦。開越訴以撓州縣之政。甚至溺于子妾之愛。公以貨賂交通。人言如斯。決難久澄清之位。方舉朝欽恤之際。正天教明謹之時。而內之寺廷。外之臺治。猶不絕以言士。臣濫司刑察。得之風聞。用敢疏列姓名具奏。欲望陛下將汝遇與宰。姑畀祠廩。其半千特賜罷黜。庶以仰助大德。曰生之造。謹具覺察以聞。

昌裔又論安癸仲疏曰。臣聞紆蜀難者在收軍心。收軍心者在足兵食。兵食之匱。總計責也。為計所言者多曰。生券日增。引直日減。一兵而兼兩人之請。斗米而償三倍之直。歲支增至於五千萬緡。而所收僅及於一半。向以二分就糴關外。而今盡仰給於上流。事事繁底。若難措手矣。然使得趙開之操畧。李迨之筭計。王之望之通政。勤疆威。夜詣和源流。則雖公私赤立之餘。尚可支梧。萬一今有都賦興之任。

而無調度之才者。臣豈敢避仇怨而不言乎。謹按其位安。癸仲品允而資驗識闇。而氣昏緣先世之勲勞。躡朝廷之官爵。幸卽之變。帥幕節麾。身兼數器。才聞虜至。徑走合陽。朝廷不加譴呵。付以餉事之重。蓋謂其能損家貲以助國也。而癸仲不惟絲毫無補。反以家業自豐。馮安世主宰刑人也。乃舍之正堂。以為腹心。馮異孫等江湖販賣也。乃假之外幕。以為羽翼。委官糴於親屬。而一碩一引。與分其利。掩官井於私家。而一月數萬。自操其贏。根剝及於樁坐。而郡計空。科歛至於抵擬。而民力困。文糧雜糶。而士不飽。衣賜率紙薄。而師多寒。是致虜騎一來。望風輒潰。皆以總所乏糧為詞。當癸仲浮家。再為遁計。而潰徒尾襲。追及其舟。焚燬一空。僅以家免。其積怨怒。蓋可知矣。臣嘗游于劍外。見癸仲任內廩。無半月之積。幣無經宿之儲。至于關表。多不給。今觀其節次中狀。乃言青澗倉失糧七千八百餘石。黃沙

倉失糧三千二百七石。漢沔諸倉失糧一萬七千石。約計三百四十萬有奇。虛張夸言。漫不可考。不幾於大出豁以欺天聽乎。且朝廷每年為之科降度牒。增印引料。撥大寧監鹽息。合茶馬司羨利。扶助總司。靡非不周盡。而癸仲裨無策。徒推無方。截科降以營私。創回易以固利。所為若此。豈不有辜朝廷美意乎。近者癸仲自知手足俱露。日夜求以脫去。既僥撫諭。又覲召還。人言籍籍。咸謂其心計智畧不及乃父。遠甚。而交結營進。反有過之。可謂頹其家聲矣。臣愚欲望聖慈。特將癸仲鑄職罷黜。亟於監司中選差諳曉財賦者一員。令代其任。驅磨其失陷錢物。拘覈其支出米數。以正典刑。則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六

去邪

宋理宗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杭州教授徐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顯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顯。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為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監察御史兼說書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官不斥文翁必為王

府累上命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談愈張。紀綱愈壞。異時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慙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慙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慶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蚤賜裁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趙汝騰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與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豁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成於國脈。則陛下私係群小之心。可以見矣。

寧海軍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曰。臣賦畀末學。天賦樸忠。適逢聖明。早塵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

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關。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國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講遷幸。臣得之目擊。忱恐六師以一朝而動。宗社之事。關係不細。乘之公論。則謂兵禍起於儉壬之聚斂。而儉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關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余毒之害。拍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希範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憤發。常恨未有一日。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龍。之以印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

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條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嘆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滌界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邇。此人者乃為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為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摯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覲龍大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弗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晁晁於前者。迄不能掩其

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踈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拂亂。幾大驚危。天網地紘。重新整頓。功業遂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兇鷲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即加罪。已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威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

接帝王忠厚之正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為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者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盪蕩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於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為方未計。則發緝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狐鵝鴉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群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驕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元良十四規。至我聖謨。為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為小故。無與於詒

謀而闊畧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實踈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師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母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母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為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闕惜英斷。以重遠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實之罪。亦宜改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予以厭人心之公。予以示來世之法。予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于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事。以仰及於萬事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糞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

位中朝。使其以厚祿餽口。坐取遣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
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嚙不發
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
敢詭辭以去。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
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
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
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幼主時。知平江府文天祥乞斬呂師孟。疏曰。臣既以驅馳之驟。聽數於
前矣。惟國勢岌岌。若不能以一朝君也。而中外疏附。奔奏禦侮之臣。曾
無固志。內則先警而遁。外則望風而降。若飲鴆藉蛟。前後相繼者何也。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未有含
糊混弄。忠邪不辨。逆順不分。而可以號召豪傑。自立於不叛之地者。

也。襄陽之役。虎不進。煥賣降。使元奸一日慨然。聽有司論其罪。天地
神人。憤嫉以舒。雖有兇猾。誰敢趣生報怨。而元奸意氣彫喪。不能聲
罪。致討以大明天冠。地屨不易之分。與天下英雄共謀之。遂使疆場
之臣。獻幣投誠。甘心非類。而不耻。分噬肆警。鳴吠其主。習以為然。皆
名義不立。無以服其心故也。傳曰。前車覆。後車戒。更化以來。其必有
以大畏民志而後可。今也叛逆之家。接迹相望。曾無一人伏其辜。而
呂師孟力而拘諸原者。亦以獻俘。蒙鼓。徇示三軍。以作興戰士之氣。
方且弄包兼容。示以不殺。意在羈縻。一切覆護。誰謂與之共活。守實
大可以為國。小可以為家乎。此萬萬必無之理也。臣以為順德之臣。
伏節死義。不盡見之褒異。則必無以激昂忠臣孝子之志。逆德之賊。
干犯反常。不盡見之誅夷。則必無以懾伏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懼。孔子無王者之侈褒貶。寄之空言。猶足以遏禍亂。正人

心堂堂天朝一日赫然改紀其政刑黜陟賞罰不為偏私忠節必旌
凶孽必戮然後人極可以復立正統可以復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奉奏

遼末主時耶律石柳為夷離畢即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
謀廢太子存忠賢進姦黨石柳惡其所為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
柳附太子流鎮州天祚即位召為御史中丞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
為意石柳上書曰臣前所陷斥寬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息賞明
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
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黨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聖構
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寬
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襄特實乙辛之黨耶
律合魯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

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乙
辛為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以悔前
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
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
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寬不報上無以慰順考
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
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
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乙辛等辜昧死以
聞書奏不報

金宣宗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完顏伯嘉為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
察阿里不孫為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沔池土濠村兵不戰而
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

州刺史合喜男婦訖石烈氏及僕婢三人斃民舍居止合喜母徒軍氏聞之捕執訖石烈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奏乞就誅訖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效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關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佑嘉勅之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函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弃虎符既不得援袍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根居里巷挾匿婦人為此醜行聖恩寬大由赦其死自當奔走關庭冀待命安坐受君器無忌懼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為臣之不忠者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以陳天祥為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掎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彥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益張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命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其畧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賈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與賊輩賄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掎取於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疋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

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機括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關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可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歛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是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非惟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為國斂怨。果欲不為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祿。三百萬錢。不取於民。而辦令却迫。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

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湏其自敗。正猶蠹雖除。毒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

至元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桑哥為相。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叅政。行者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利用監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貪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

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一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茂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要束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

至元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御史中丞程鉅夫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

鈎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一務。所委任者舉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凌雲直木。日中無。團圓之狀。是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茫。茫之橐籥。吹噓浩浩之鑪。鑪。鑪。遷守公中而自正。柰有清。明。謂之聰明。則不循於轍。軌。定。斯蓋溺意於澆。滿有才而。治國國不治。以之齊家。家不。乃有蓬蓬不鮮。邪道為先。曲。或謂賢臣可鎮何處。而疎之。外。或謂糾彈忌益。訐風。而塞之於中。

或誣忠諫為謗君。而請加其誅。意者榮之。忤己意者搆之。其榮其搆人也。雖欲繇勘其狀。亦謂詭辨是效。蒼蠅白黑。南箕哆侈。便僻其容。逢君之過。而邀以成。曰不當農時也。有賊寇。則曰鼠。食嘉穀也。彗星夜見。則曰所以。殺草。則曰陽德盛而獲天瑞也。日。然也。以鹿為馬。以野鳥為鸞。又。之路塵。以求其助。裴延齡之謫。詭。位。是皆諂臣之甚者也。詭。則安身以養天下之。不絕是二者而欲治。臣未之聞也。今國家屢

下賢良之詔。明行諛諂之誅。加之聖教通流。汙俗浸變。朝廷之上。穆穆錙錙。臺閣之中。岩岩赫赫。軍民得所。動植安仁。縱有諛諂之人。亦皆改迹。以思公嚮風。而樹直矣。臣尚念原頭星火。能燃萬頃之荒。懸隙微風。能作一身之病。群僕左右。日侍天顏。握軸官身。並承天寵。委無諛諂。咸秉堅貞。設有其人。恐將難救。有則絕之。無則防之。伏望陛下。精加裁察。每事再思。無以先入之言為主。而但核其實。則諛者自絕矣。無以側媚之態為良。而但舉大體。則諂者自絕矣。諛諂既絕。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上下無一毫之私欲。而太平之化。勃然興矣。聖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說者謂巧言諛也。令色諂也。鮮矣者。聖人辭不迫切。而明其無心。仁者。天理之公也。言諛諂之人。無天理之公也。既無天理之公。惡可與之治天下哉。臣所以謂有則絕之。無則防之。慎之至也。

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布衣秦長卿上書曰。臣愚輟能。誠阿合馬其為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趙高。私蓄踰公家貨。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為便。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拜陳祖仁治書侍御史。時官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素驩。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搆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素驩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

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靈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索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及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

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事。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索驩乃皆辭退。而順帝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姻。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順帝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

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叅知政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六

程子